

雪静 著

作家出版社

她一进家门就察觉到家里微妙的变化，房间整洁得出乎她的意料，带有一种特殊的清新气味，显然家里用了空气清新剂，她和吴启正从来不用这类东西，那么在她离家的十天时间里，吴启正怎么想起用空气清新剂了呢？一定是有人感觉房间的气味不对才提议他用的，敢提这个建议的人又一定与吴启正的关系很近，按这个逻辑推断……她出差在外最牵挂最忧虑的事很可能已经在她的家里发生了……她还发现，钢琴上插了一把蓝色的勿忘我，吴启正显然没有这样的时间和雅兴去买花，他的身份也不允许随便出入街头花店，这花来自哪里呢？

I247.5/984+2

2007

夫人們

作家出版社
雪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夫人们/雪静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9

ISBN 978 - 7 - 5063 - 4098 - 4

I. 夫… II. 雪…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6353 号

夫人们

作者: 雪 静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80 千

印张: 19.25

插页: 2

印数: 001 - 15000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98 - 4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许鹏展忽然发现，夫人邢小美的手指一夜之间竟流光溢彩起来，除了大拇指和小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上都戴满了金光闪闪的戒指，有白金有黄金，白金上镶嵌着钻石，黄金上镶嵌着翡翠，夫人邢小美正对着灯光高举手指得意地窃笑。许鹏展吓了一跳，如果不是在自己家里看到这一幕，他真会以为这个女人疯了，疯得找不着北了。

这是后半夜的三点钟，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许鹏展入睡前多喝了一杯水，水很快分解成尿液进入了膀胱，他被尿憋醒了，想去卫生间小解，忽然就看到了这一幕。他愣了一会儿，半晌没有吱声，他想看看夫人邢小美还会对手指的流光溢彩有什么更出格的反应。自从到县里任职，他难得回家住一个晚上，夫人邢小美虽为县长妻子，但独守空房的寂寞许鹏展是知道的。邢小美仿佛

命定就是守空房的女人，她大学毕业后嫁给许鹏展时，许鹏展远在边疆工作，他们一年才能相见一次。偏偏邢小美的身体对地理环境特别敏感，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边疆，又呕又吐几乎要折腾一周的时间，等两个人都有了精力和心情亲昵的时候，返程的时间又到了。邢小美曾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怀不上孩子，好不容易怀上两次，最后竟阴差阳错地流产了，眼看生育的最佳年龄就要过去了。邢小美有一年夏天专门请假去丈夫那里休息，一呆就是半年，发现怀孕了就躺在床上不动弹，直至胎儿稳定才从边疆返回工作单位，生下一个女儿叫可心。可心快十岁的时候，许鹏展才从遥远的边疆调动回来，靠了邢小美大学的同学郝从容丈夫的关系进了市政府机关，两年以后又安排到县里任副县长，仍是靠了郝从容的丈夫。许鹏展从心里感激着自己的夫人邢小美，深知没有邢小美也就没有他许鹏展的今天。

邢小美对许鹏展的要求并不高，按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爱我”，让自己的丈夫爱自己，是一个正常女人最正常的要求。许鹏展也就利用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爱着邢小美，尽量安排回家住宿的时间，可基层工作忙起来昏天黑地，邢小美有大量的夜晚仍是独守空房，寂寥地面对一盏又一盏的孤灯。偏偏女儿可心又去了寄宿学校，邢小美工作之余便显得没着没落，经常挂在她嘴上的口头禅是“真无聊”。幸而邢小美在这座城市有两个关系很不错的大学同学，一位是郝从容，另一位是祁有音。而这两个女同学中，邢小美与郝从容的关系又走得最近。首先是郝从容的丈夫是市委机关领导，邢小美的丈夫是他手下的卒子，邢小美可以近水楼台；再者是郝从容天性比较浪漫，爱穿时尚靓丽的服装，喜欢文学戏剧，爱看电影，更爱收集影碟，大学时就是校园里的校花，三十五岁才嫁给市委领导吴启正。那时她是报业的名



记者，婚后进入了市文联搞创作，后来又当了作家协会主席，可一本主旋律的小说也没写过，倒是对于三毛琼瑶的作品津津乐道，偏爱李商隐和李清照的诗词。有次邢小美询问郝从容与丈夫吴启正的关系，郝从容淡然地一笑说：他是他，我是我，你没听说那句俚语吗？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像你这样整天把夫君挂在嘴上的女人，如今真不多见呢。你要有自己的生活啊。

邢小美每逢与郝从容通完电话或者见过面，内心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一种新的向往，特别是郝从容那句叮嘱如圣旨一样铭刻在她的心中：“你要有自己的生活啊！”

我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邢小美独对孤灯的夜晚就忍不住问自己，后来终于有一天她想明白了，所谓自己的生活就是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喝什么就喝什么，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喜欢戴什么就戴什么。她细数了一下，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几乎没有，只喜欢吃水果，还不敢多吃，水果糖分多，她怕发胖；喝呢，咖啡不是首选，怕失眠，茶叶家里多得摆不下，至今她不知道哪一种茶最适合自己的；穿呢，如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按郝从容的话说是“没有特色”，女人的穿着不应该在乎什么名牌，而应该注重自己的特色，有了特色才会有女人的分外妖娆；戴呢，女人的戴大多指的是首饰，从前邢小美没有一件首饰，首先是她和许鹏展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其次是她嫌首饰戴起来麻烦，特别是做家务的时候，手指上的戒指倒成了细菌繁殖的风水宝地了。但自从受了郝从容的点化，邢小美在丈夫许鹏展当了副县长的第二天，就专程去了一趟香港，她是跟着旅游团队去的。到了香港，导游就换成了地陪，一位年轻靓丽的女士，带旅游团队去购买首饰，特意跟女士们说：女人要多为自己买首饰，只有首

饰是自己的，房产属于夫妻共有，一旦离异，女人是得不到全部的。

邢小美破例给自己买了一条意大利原装白金项链，挂坠是自己的属相，一只安逸的小兔子，她还想再买，旅游团的一位女士提醒说：首饰要丈夫和情人送，那样戴起来才有幸福感。邢小美想想也对，许鹏展从来没给她买过首饰，他甚至连一枚结婚戒指也没送给她。他们结婚时，许鹏展的衣服还是她给买的，而她自己的婚装是一件中式棉袄，商场里打了折的，如今回想起来，难免内心酸楚，好像从没结过婚一样。

邢小美从香港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缠着许鹏展买首饰，许鹏展声言没有时间，便在邢小美生日的时候甩给她一笔钱，邢小美一下子买了六枚镶嵌宝石的戒指，白天不敢全戴在手上，下班回到家，特别是晚上，她就让六枚戒指在自己的手指上流光溢彩。

许鹏展看到的就是这一幕，这一幕让他有点心惊，他想为了夫人邢小美，他也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男人一生的荣耀应该属于女人，只有属于了女人，男人的奋斗才适得其所。

许鹏展没看到的另一幕是三个女人在酒吧幽暗的光线中一边品尝墨西哥咖啡一边互相探讨生活方式的情景。邢小美从香港回来后，特意邀请两位老同学在一起相聚，她为郝从容和祁有音各买了一份礼物，送给郝从容的是一瓶法国香水，带给祁有音的是一个化妆礼盒。祁有音难得出来一次，她在省妇联工作，丈夫是省委领导，平时她与郝从容走动频繁，缘于彼此都喜欢古典诗词，两人经常在电话里探讨诗文。三个女人在大学时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却没有一个人研究哲学，“人应当诗意地栖居”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幻想而已，对三个女人来说，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如何打发现实生活。





邢小美第一个讲出了自己的感觉，她总是如此坦率，如果不了解她会难以接受她的坦率，好在她面对的是相识相知的同学，她说：我在人事局的工作最没有诗意了，从前学的那些哲学思想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都变成了荒诞的诡辩术。更可悲的是没有人对我曾经认真钻研的专业感兴趣，人们更注重自己的物质利益以及如何巧妙地享受物质。我在单位成了无话可说的人，回到家也无人说话，一盏又一盏豪华漂亮造型各异的灯都成了孤灯，而我也像一个孤魂在爱的梦中游走。

这就叫“东风无力百花残”，婉约诗人李商隐早在晚唐时期就告诉了我们了。邢小美你要读读古典诗词，它对排遣你的孤独情绪有好处，不要两只眼睛总盯着许鹏展，如今人家是副县长，说不定哪一天还有机会当县长，家事总不如国事吧？郝从容毫不客气地说着邢小美。

祁有音瞟了郝从容一眼，示意她的话有点说重了。

邢小美似看出了祁有音眼神的内容，大咧咧地说：有音，有话尽管讲，同学之间再不坦率一点，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到处暗藏心机了。咱们三个难得相聚，从容在文联工作，你在妇联工作，你们俩人都比我见多识广，我还真想多听听你们的高见。

祁有音见邢小美这么说，也就有了说话的欲望，但她还是把要说的话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虽然面对的是大学时的同学，可眼下彼此的身份毕竟不同了，她已经是省妇联的干部，老公又是省委的领导，话说出口虽不能掷地有声，也得显出足够的分量。沉思了一会儿，祁有音说：我们三个女人当下的关键词应该是把丈夫守好看住，别让那些比我们年轻漂亮的女人把他们抢跑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不光是女人，而是夫人。什么叫夫人知道吗？在古汉语中，夫人就是达官

显贵的妻子，这是多少女人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落在了我们的头上，这个身份不轻啊，我们的尊贵都是因为老公，夫壮妻抖在我们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对我那位没有太多的要求，我一要求他事业精进，二要求他对我忠诚，只有对我忠诚才能确保我这夫人的位置，而这两点，他目前都做得不错。我在妇联工作，每天都能见到哭哭啼啼告状的女人，这些女人大多面临着家庭解体离异的痛苦，因此我现在每天都琢磨如何把老公的心拴住，让他一生远离风流，远离赌场，远离贿赂，做个拒腐蚀永不沾的响当当的官员。

郝从容哈哈笑了起来，笑声过大，引得周围坐着的人都往这边看。她天性豪爽，根本不会在意周围人的目光，但说话的时候她还是把声音压低了，她有点讥笑祁有音说：想不到一个省妇联的干部也如此没有安全感，可见社会真是乱了，年轻的女人们真是疯了，抢钱抢物抢别人的丈夫，惹得我们这些渐渐变老的凤凰终日惶惶，生怕落架不如鸡啊。依我看结了婚的女人危机感无时无刻不在，关键看自己老公的品行，如今组织上的约束似乎无伤大雅，没有哪个男人因为婚姻离异而影响了政治前程的，法律也就更奈何第三者不得。既然这样，倒不如形成一种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他有他的政治前程，我们也有我们的舞台影响力，让他觉得我们的影响力对他也是一种制约和荣耀，夫妻如果是一种利益的结合，那么就如女诗人舒婷所抒发的那样“作为树的形象与你站在一起”了。你们都知道，我三十五岁才嫁给吴启正，我嫁给他时是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姑娘，而他是把从前的糟糠之妻休了又娶的我；我在年龄上比他有优势，但政治地位没有他那样的优势，我知道嫁给他是我的幸运，机关上上下下几百号女人，哪个不想给副书记当夫人？可吴启正属于我了，而他能永远属于我吗？信



息时代，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外部的侵犯和诱惑，为了拴住他的心，我必须在事业上崛起，以一个名女人的社会影响力，将他牢牢罩在我的名气之下，这样我才能进入一个安全岛。而我对他的真实态度绝非如一般的女人那么殷勤，我甚至有点冷，经常令他琢磨不透，这叫欲擒故纵。

听完两位夫人的发言，邢小美忽然感觉自己与许鹏展的情感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她要求丈夫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人最普通的要求“爱我”，而如今的夫妻关系早就超越了柴米油盐男欢女爱的初级范畴，向更高更完美的阶段迈进了。她怎么就没想过如何拴住许鹏展的心呢？怎么就没设计过“欲擒故纵”的方案呢？她是太过地自信呢还是太过于相信许鹏展了呢？尽管许鹏展与她的爱经历过生活的风雨，可那南来北往的岁月毕竟属于了过去，眼下的许鹏展已经是副县长了，一个县能有几个副县长啊，那些年轻靓丽的女士哪个不喜欢许鹏展这种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地位稳定的男人呢？如果说郝从容的点化让邢小美已经意识到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了，那么她的这种意识还是浅层次的，没经过深刻挖掘的。时至今日，邢小美不得不佩服郝从容与祁有音两位夫人的见多识广，她们虽然只比邢小美大了一岁，但十二个月的盐巴毕竟还是比她多吃了。

邢小美的内心有点慌乱，她的觉醒跟两位夫人相比似乎太迟了一点。她急切地表白说：我在郝从容大姐的点化下，已经开始为自己买首饰了，我先在香港买了意大利原装白金的项链，你们看就是我脖子上戴的这条；最近我又买了六枚戒指，全部镶嵌着宝石，上班的时候我只戴一枚，最多两枚，下班回家我就把戒指全部戴在手上，特别是许鹏展回来的时候，我让自己的手指流光溢彩闪闪发光。邢小美说罢先咯咯笑起来，因为语调急促，显得语无伦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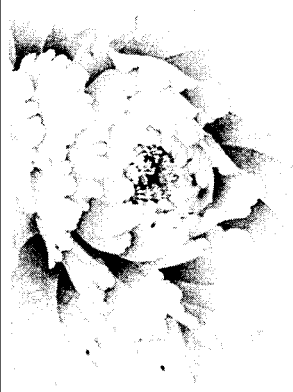
郝从容和祁有音不由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几乎是同声说：小美啊，听你这番话我们就觉得你太嫩了，拴住丈夫的心绝不是靠戒指装饰手指，也不是靠衣服装扮身材，更不是靠脂粉化妆脸孔，那要靠学问，做女人的学问，这学问究竟是什么，目前我们也弄不清楚。最好咱们一起探讨摸索，谁先摸出了门道，谁就拥有了夫人的永恒交椅。不过有一点眼下我们都弄明白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精神的独立是缘于经济的独立，否则就不可能当家作主。

.....

酒吧里的长谈给邢小美上了一堂生动而真实的课，她私下认定这是女人的现身说法。回家后，她很想把这些信息告诉许鹏展，但最终她还是什么也没说。她在许鹏展面前仍是摆弄自己喜欢的那些戒指，同时她多了一个心眼，千方百计把许鹏展的钱哄弄到手，女人一旦掌握了经济也就掌握了男人的一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呀。她将郝从容和祁有音刚刚在酒吧里的提醒立竿见影地活学活用了。

[2]

郝从容睁开眼睛看看表，刚好早晨四点，不用看她就知道天色已经发白了，这个时候睡回笼觉最解乏，一觉睡到七点半，吃完早餐去单位上班，不偏不倚正好。可今天早晨她没有睡回笼觉的意识，她想跟吴启正做爱。他们已经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在一起亲昵了，吴启正好像从来想不起做这事，而郝从容主动去找他又觉得自己很跌份，所以两人每逢在一起做爱，行动之前彼此的思想斗争都异常激烈，做完后又什么感觉也留不下。为此多年之前他们就分床而居了，郝从容选择楼上，吴启正选择楼下，如果郝从容想跟吴启正亲热一回，就必须



从楼上一节一节走下楼梯，完事后再一节一节爬上楼梯，往返的路上郝从容会想自己这算“礼贤下士”呢还是“甘拜下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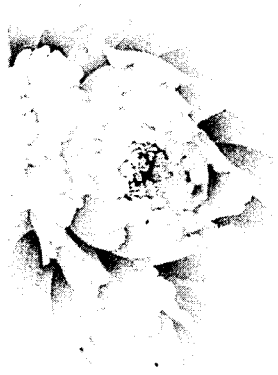
吴启正感觉郝从容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但他从没指责过她，他一向不喜欢说话，对家人如此，对部下也如此。他在副书记的位置干了将近三届了，至今没谁可以取代他，年终考评的时候虽无赫赫政绩，也无大灾大祸，上上下下的人谈起他来都说这人平和，为此他多次获得市级机关优秀管理者的殊荣。他的前妻跟他离婚主要是因为他的激情不再，按他前妻的话说：八杠子压不出个响屁，我都快被他憋疯了。吴启正对前妻提出离婚感到措手不及，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在他眼里前妻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在一家企业做行政干部，而他的位置应该说对她的政治前程是深具影响力的，可前妻说离婚就跟他离了，孩子也判归了她。有相当一段时间，吴启正弄不明白女人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他陷入了空前的苦闷，再加上市委调整班子，他因为政绩平平，总是与正职无缘，吴启正的房间里扔满了烟屁股，不几日他就患急性肺炎住院了。

对于一个工作和生活都被体制化的人来说，住院倒是身心全面放松的绝好机会。吴启正住在高干病房里，护理他的是一位女护士，年纪跟他差不多，对病人分外细心认真，闲来无事还陪吴启正聊天，得知他已离异，目前孤身一人，又发现这人性格内向，品行端正，除了嗜烟别的爱好没有，于是便想起了自己待字闺中的妹妹郝从容，大学毕业至今未选到合意的郎君，性格清高孤傲又浪漫无拘，三十五岁的老姑娘已经到了问题婚姻的紧急关头。女护士便有心有意地把妹妹郝从容引到医院病房，因事先毫不知情，郝从容与吴启正的谈话也就如行云流水般淋漓畅快。这个性格与吴启正反差极大的女人，显然给吴

启正带来了难以言说的愉快，他们上谈天文地理，下谈国家大事，病房里不时传出欢声笑语。一周后吴启正就病愈出院了，然后两人便开始了风风火火的恋爱，再然后就携手走向了婚姻的圣殿，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以致外边传言吴启正与前妻离婚是因为有了郝从容这个第三者插足，每逢听到这话，郝从容就忍不住骂脏话，而吴启正却沉默不语，谎言不攻自破，让不明真相的人去说吧。

郝从容与吴启正结婚后，着实过了一把爱情之瘾，特别是床上，吴启正感觉自己从未这么好过，他就像一个地道的中国猛男满足着郝从容没完没了的需求。郝从容也如迟开的玫瑰花，晚上吸完了甘露早晨再接着吸，数月过后，吴启正就招架不住了，他毕竟比郝从容大了十二岁，一岁年龄一岁人。而郝从容也因为记者工作的繁忙渐渐对房事没有了最初的热情，加上他们面对没有房子的尴尬现实，吴启正的房子给了前妻和儿子。郝从容只好足不出户地在办公室完成了一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利用吴启正的关系找了几家投资商，拿了一大笔稿费，在离城区较远的地方购置了二百平米的跃层新楼房，然后又利用吴启正的关系调进了市文联，生活才算彻底安逸下来了。

生活的安逸并不等于心的安逸，郝从容四十岁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曾拥有，吴启正名义上归了她，实际上曾经是别人的丈夫，而他心里想的什么，郝从容丝毫都摸不清楚。郝从容跟他生活了五年，一直渴望生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她至今生不出来，她曾经去医院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医生说她一切正常。她就怀疑吴启正有问题，并拉着吴启正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吴启正没有精虫，也就是说没有生育能力。如此推断他与前妻的孩子就不是他的种，这证明前妻早就让他戴了绿帽子，他与前妻付出的一切辛



苦只为养了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杂种。吴启正被扑朔迷离的生活一下子打倒了，他在床上躺了三天，茶饭不思，万般无奈之中，郝从容又把自己的护士姐姐请来了。姐姐这张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的嘴总算说动了吴启正，他终于开始吃饭，但话更少，病愈后多了一个爱好，弹钢琴。先是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去初学，后来能弹简单的曲子了，郝从容就把音协的一个副主席请到家里，亲自辅导吴启正。吴启正也算是有灵气之人，音协副主席每半个月对他进行一次的琴艺辅导，使他茅塞顿开，后来自己居然作起曲子来了，音协副主席看后鼓励他参加全国征歌大赛，吴启正竟一鸣惊人地拿了个荣誉奖。从此以后他与音协副主席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他平时在家里很少给别人打电话，唯一打出去的电话就是给音协副主席的，他的情绪也随着音协副主席的出现而起伏不定，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唯有见了音协副主席才会眉飞色舞喋喋不休。

郝从容终有一天纳过闷来了，她把音协副主席介绍给吴启正等于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情敌，可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有意识到音协副主席方菊是个女的呢？

从此，郝从容与吴启正擦出的那一点点爱情的火花因为方菊的出现而渐渐熄灭了，他们分床而居，偶尔她会跑到楼下去察看吴启正的睡姿，有两次她竟然发现吴启正不在自己的床上，他出去了，深更半夜地出去了，他能到哪里去呢？她想到了方菊，郝从容什么都明白了，只怪自己当初“引狼入室”。同时她还明白，吴启正对于自己是多么宝贵，她靠了他的政治地位拉赞助拍了电视剧，又靠了他的政治地位调进了文联，今后她事业的成就还要靠他的政治地位，那么保住丈夫也就保住了她的一切。郝从容从未像现在这样有一种将失去吴启正的恐慌，她暗暗为自己设计了生活的新方式，对吴启正欲擒故纵，

只要不谈离婚，一切随他去。留下更多的精神空间打造自己的名气，中国人的脾性她早就摸透了，一媚权，二媚钱，三媚名。权力她没有，但她可以靠着吴启正的权力得到名，有了名也就有了钱，到时候一个被名气笼罩得光环四射的女人，吴启正就是再不世俗也得考虑一下离异的利弊，更何况他没有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



上午十点钟，郝从容要去外地出差，她与美协的一位画家约好了，想去江南一座小桥流水的城镇采风。这座城镇原本名不见经传，一位著名的油画家画了镇上的一座小桥，这幅画被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人送给了联合国，小镇因此而闻名海内外，成为旅游的胜地。郝从容曾经去过小镇一次，还在三毛茶馆里愉快地喝了茶，当时就有了写这个小镇的动意。后来她到美协串门，美协新来了一位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油画已经在全国拿了多个奖项。研究生很健谈，虽然不满三十岁，还是个尚未婚娶的小伙子，但郝从容感觉他的思想前卫有深度，就相约好去江南小镇采风，郝从容准备写一组散文，研究生画一组油画，两人将以文配画的形式合出一本书，资金由郝从容筹措。研究生有一个很古怪的名字，叫斑点马，他姓马，便艺术性地将名姓颠倒着用了。

郝从容很想在出发之前，让自己的身体给吴启正一点感觉和触动，她最近越发明白人是往来的动物，往来的越频繁感情也就越深刻，否则就会淡漠下去，直至彼此陌生。自从吴启正身边有了美协副主席方菊，郝从容感到自己与吴启正的走动越发要紧，她甚至动过搬到一起住的念头。但吴启正早晨要练琴，而郝从容早晨要睡懒觉，彼此都不想牺牲自己的独立空间，楼上楼下的惯例便依然存在着，只是郝从容将从前做爱时的被动变成了主动。而她不主动要求，吴启正就



像没这么回事一样，郝从容知道这都是因为方菊的出现，她对吴启正便越发地在意起来了。

郝从容穿着睡衣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往下走，她掀亮了走廊里的灯，一眼发现吴启正门口放着的鞋子，她确信他在，这已经成了吴启正在不在家的信号，如果他的鞋子不在，郝从容会转身上楼，她不会到方菊那里找他，那会显得自己多么地不知趣。

她轻轻敲门，里面应了一声，郝从容推门而入，一下子就钻进了吴启正的被窝。他的被窝好凉，郝从容每逢与吴启正在一起就觉得他身上缺乏男人的火力，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今晚她要用自己身体的热量把他焐热，让他有热量的身体充分展示出激情的力量，否则她出差的十天半月里，他也许就完全彻底属于了方菊，凉也罢热也罢她都体会不到了。想到这些，郝从容心里掠过一阵难言的悲哀，女人失去了被人爱的滋味大抵都是这样的吧。现在她渴望与吴启正之间像刚结婚时那样纵体入怀，那种疯狂的欢乐至今记忆犹新。但她在吴启正面前无论怎样灵活地腾跃，他仍是操作着一种古板而机械的姿势，让她欲罢不能。

很快，郝从容就从吴启正的被窝里钻了出来，并给这次的做爱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应付。吴启正在应付她，她身体里的欲望在吴启正身上已经得不到满足了。想到吴启正是一个没有精虫的男人，那么作为男人的实质就是残疾的，而自己要跟一个没有精虫的男人生活一辈子，其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郝从容好像第一次考虑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的真正意义，除了那些世俗的利益，还有没有其他？她一边往楼上走一边聆听自己的脚步，她感到脚步出奇的拖沓和沉重。

[3]

祁有音是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周建业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点一点提拔起来的，现在他已经是副省级领导。周建业的成长与祁有音有直接的关系，这让祁有音经常暗地里得意和自豪。

当年她与周建业相识于下乡扶贫的路上，那时周建业刚刚大学毕业，在省级机关的一个规划部门工作；祁有音已经在省妇联工作了两年，他们同赴一个扶贫点，路上祁有音得知自己比周建业大三岁，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情感的联系。

扶贫要两年的时间，也是省政府机关干部下基层锻炼的绝好机会，春夏秋冬的轮回中，祁有音发现周建业是个有责任感的年轻干部。他们扶贫的地方曾是革命老区，至今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也没有自来水，唯一的两口水井经常干涸，逢到天旱的春季，村里人就要挑着水桶到十几里远的山里去挑山泉水。周建业和祁有音都去挑过水，一路上汗滴成河，不夸张地说，流的汗比水桶里的水都多。周建业就发誓给村里引自来水，祁有音当时认定这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从村里当时的环境看，实在不具备引自来水的条件。但周建业说干就干，为此他多次跑回省城，寻找方方面面的关系，最后在他们扶贫接近尾声的时候，省城自来水公司真来了一帮人，又是画图纸又是量土地。两年后，这个村的百姓果然吃上了自来水，村里人敲锣打鼓来到了省城，将一封海报样的感谢信和一面锦旗悬挂在周建业的办公室，这自然成了周建业步入政坛的辉煌政绩，他因此荣获了省扶贫优秀工作者的殊荣。获奖当天，他特地邀请祁有音到茶楼喝茶，祁有音欣然前往，两人一直畅谈到茶楼打烊，从历史哲学到政治建树，祁有音发现尽管周建业比自己小三岁，却是个拥有广博知识的男人，读